

LIANGXINWENXUAN

广州出版社



梁信文选

梁信 著

卷七

LIANGGXINWENXUAN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梁信文选

卷七

梁 信 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信文选 / 梁信著 — 广州 : 广州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731-153-3

I. 梁… II. 梁… III. ①梁信—文选②文学—作品综合—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5576 号

书 名 梁信文选 (卷七)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21)

责任编辑 李瑞霞 李筱敏

责任校对 程晓梅

封面设计 可 可

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中山大道棠东工业区官育路 20~22 号

邮政编码: 510630)

规 格 889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总 印 张 84

总 字 数 225 万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731-153-3 / I · 23

总 定 价 1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白）胡適之先生
（白）播揚學風光緒

先生：
信好！

我是這也和平國門南寧

經改致意此將德商

意定其音五枚德商如

其水沙海，其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其海海德商如平

創作但成

全一
（白）胡適之先生

封面图片：

海疆岩丘我为身
惊涛骇浪幸尤存
皓首布衣何所祈
华章自有后来人

油画大方家刘宇一作画，
爬格老学子俺梁信打油。

ISBN 7-80731-153-3



9 787807 311539 >

ISBN 7-80731-153-3/I·23

总定价：126.00元



谢晋率影界精英们，悄悄来到我这非精英身后，并命令我“不许起身！”
罪过呀，罪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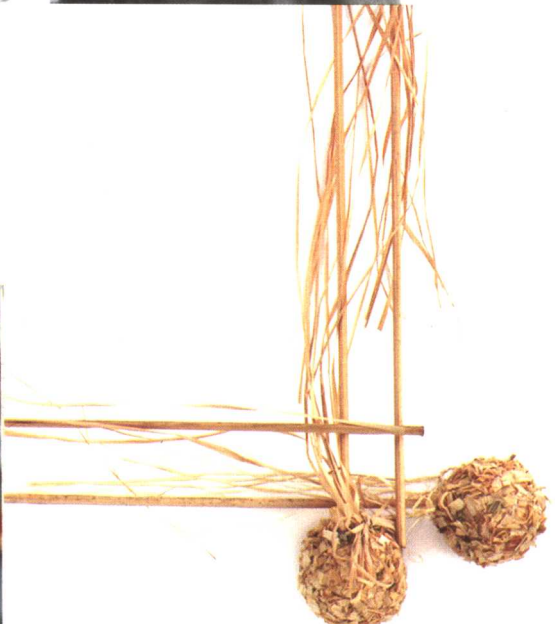


我同王心刚、石维坚、祝希娟、吕小禾。我的好朋友、我的老弟老妹。



殷淑敏婚前在海

军某航空师所拍。



此照为殷淑敏回母校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所拍。她参军至今,当兵六年,大学四年。因莫须有之罪名,打入地方基层,顶着被开除党籍的黑户黑人,二十三年!后恢复党籍。并在一张纸上注明:“党费交至八〇年十二月”。谁交的?非常感谢!

目录

中篇小说

呼啸的马刀·····	1
万能与万恶·····	82
姐儿俩·····	195

短篇小说

一个“编剧”的遭遇·····	225
王道乐土·····	234
死者为人证·····	240
心碑千古林则徐·····	250

杂文

杂谈提高电影质量·····	277
坚持现实主义·····	281
要塑造“这一个”·····	285
文学与人学·····	289
短篇小说创作漫笔·····	294
从吹牛说起·····	298
“混事儿”与“掉事由”·····	301

政治艺妓与弥天大谎·····	304
辩护与谩骂·····	308
电影创作与“抬驴”·····	312
编剧三叹·····	315
文艺规律与敢做·····	317
物质生活·人的尊严及其他·····	322
五星红旗什么样·····	325
都是饱经忧患人·····	333
接得暗箭自剖心·····	337
京剧界的奇女子·····	340
姚老，您太累了·····	344
致日本友人德间先生·····	347
他活着·····	353
金浇银铸塔尔寺·····	357
人间重晚情·····	360
我的故乡——扶余·····	364
关于中国“电影百年”致友人信·····	367
后记·····	368
梁信八十，尚能饭否？·····	371
附：梁信主要作品目录·····	375

● 中篇小说

呼啸的马刀

一、二十世纪的奴隶

展开现今的中国地图，向上看，在伟大祖国版图的极北部，有一条小河，叫额尔古纳河。它的北面，有石勒喀河。这两条姊妹河，一同流归黑龙江。在那里，在大风沙、多山、严寒——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两条小河左右，是自久远年代以来蒙、汉族聚居的地点。两河的两岸，蒙古包、马架子、地窝棚，随着日久年深，越来越多；而两河当中的冬季牧场上，王爷的马群彻地连天！

在满族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们，所谓“入主中原”以前，对这里的蒙族奴隶主就封了“王”。那时，奴隶们绝对没有感到额尔古纳河与北面的石勒喀河之间，存在什么“国界”。那时，肩上烙着王爷家族徽火印的奴隶，和屁股上烙着同样火印的马匹，同饮两河水，而且认为那都是地地道道的家乡水。

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像孩子们的眼泪一般清亮的水，流逝着，流逝着……时间到了一千九百三十四年，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世纪；而且直到本世纪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时节，这里的人们生活，和他们的祖先没啥区别。蒙族奴隶主已传到十五代王，他仍旧住在黑风山脚下阴森的老王府里。这位王爷，仍旧穿满清官服：亮红顶子，单眼花翎，马蹄袖，白底朝靴。每逢红白喜事，还要把“御赐”给此人

祖先的黄马褂套在官服上。此人仍旧抽鸦片，吸鼻烟，喝烧酒，玩烈马，也喜欢听用鬼头刀砍奴隶脑瓜骨的那种“响儿”。

奴隶的状况，和公元前无大差异，仍旧跟牛马驴骡同属“大牲口”之类，共同的标志，就是上面说的那个火印，只是烙的部位不同。还有一点不同 府外奴隶、戴罪奴隶。前两种身份一样，后一种是比一般奴隶更下贱的下等奴隶。戴罪奴隶只有在王爷认为有特殊贡献时，才能“升”回到一般奴隶的“地位”——这祖规可以上溯三千年以上，分毫未改。

七岁的戴罪奴隶召莫多，就是这千千万万奴隶中的一个。那时，他的汉语小名叫狗剩，蒙语小名叫召莫多，蒙语里这是“大树林子”的意思。

七岁的孩子有什么“罪”可“戴”呢？这个顽强的生命又从哪里来？！

七年前，正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屠刀下，挺起腰杆进行武装革命的当儿，在遥远的塞北，在紧挨黑龙江的大呼伦贝尔岭北端，在风雪交加的老林中，一个小生命“落草儿”了——真正是落生在积雪覆盖的腐草败叶之上！

狼虎横行的旧社会，滴水成冰的大自然都无情地向这个小人人儿逼命！因为穷透，红赤赤的小身子只用一件破旧光板皮袄包裹着，那还是刚在父亲身上扒下来的，父亲只好在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下围着兽皮打哆嗦。几天不见粮食粒儿，母亲没有奶水。破地窝子挡不住刮骨的刀子风，裂肉的炮烟雪。而且，山脚下就驻扎着蒙疆警备军和王爷的黑马军。这些官军、亲兵们手中的鬼头刀，对于像父亲这样的逃亡奴隶，是绝不留情的！

在大呼伦贝尔漫长的寒冬，黑夜，父亲去打小兽、设陷阱；短促的夏日，白天，母亲去采松籽、扒雪蘑，把他一个小人儿扔在地窝里。然而他却奇迹般没冻死，没被野兽吞掉。

母亲说他“狗都不吃”，叫“狗剩”吧。父亲说叫“召莫多”：大树林子是他的房，乱草堆是他的炕，树枝是摇篮，落叶

是被褥，树挂露珠是奶水儿。

父亲是蒙族逃亡奴隶，当时三十多岁（奴隶们无法记得准确的岁数），母亲是汉族妇女，只有二十三岁。但是当狗剩稍微一懂事，就以他们都有四五十岁了。深山老林的生活，把他们的年龄加大一倍，三十多岁的父亲已经头发花白，母亲也满脸皱纹，手皮粗得刺人脸蛋儿疼。

苦人儿都有一本苦情账！但是谁像召莫多这样：爸爸巴特尔是“罪该万死”的逃亡奴隶，死刑——砍头、腰斩、点天灯、五马分尸种种野蛮刑律，每天每时，像影子般跟着他。妈妈王凤儿，也是逃出来的，只是比巴特尔晚进山两年。

三年前，王凤儿还是个挺好看的大姑娘，她壮、美、灵、巧，炕上地下的活计，样样能。她为雇农家庭二老爹娘分担忧愁，增添欢乐。可就在这一年，老爹为汉人地主开荒，吐血累死了，暴尸荒山！老娘昏倒在老伴的尸体旁，地主的炮手又来抓凤儿去“顶账”。凤儿被抓进地主的深宅大院，关了三天，第三天夜里放她出去挑水，她跑了。

有骨气的女儿家，虽生逢绝路，就是死也不愿把女儿身暴露给仇人。她乘黑夜，奔高山，披星斗，钻密林。几天后，她精疲力尽。饥饿、奔波、精神摧残，把她撂倒在一棵老树下。

不知过了多久，她像从恶梦中醒来，第一眼看到一双光脚板，一个围着破烂兽皮的人的下半身。惊抬头！她认清眼前站着一位“老大爷”。

召莫多的爸和妈，是这样在死亡线上碰到一块儿。

但是在半年多的光景里，凤儿不知道“老大爷”多大岁数。他们之间，像真的是长辈人护着晚辈人。她曾问过：“老大爷您贵姓？”

“就叫我巴特尔吧。”

“您老没家吗？”

“没。”

“家里人都去世了？”

“不记得。”

“也没亲友？”

“我是奴隶呵……”

只有一次，在难得的几句闲谈中，她无意地问道：“老大爷，您多大年纪了？”

“三十，也许多几岁。”

女儿家心里一震！

她悄悄跑到积水坑边，蹲下，水面现出似乎是自己的面容，但是半年前那红扑扑、胖呼呼、喜眉喜眼的模样不见了；脑门儿，眼角，已经出现条条皱纹！

从此她只喊他“巴特尔”。

原始森林里的生活，可不像人们幻想的那么浪漫。一年到头，在大呼伦贝尔北尖上，有三季是冬天，而春、夏、秋，似乎都压缩在六、七、八三个月里，匆匆挤过去。虽然此地凌晨三点来钟天放亮，可老林阴森，难得透光，到中午才算天亮，三个小时后天就煞黑儿。吃的是松籽和兽肉，围的是凝血的兽皮。像一般蒙古人那样，巴特尔在进山前身上就带着火石、火镰，他怕东跑西颠弄丢，早已交给凤儿保存。这，是他们维持生命的宝贝疙瘩呀！

转过年，又到夏天，难得的、短短的暖和天儿呀！因为只要你感到夏天到了，就说明春天已过，秋天转眼就来，紧跟着又是风雪严寒。

一天黄昏，雀鸟归巢：窝鹑从云彩里钻出疾落，杜鹃声叠声，蓝靛壳悄悄唱，百灵叨咕喜歌，一对雪鸡在地窝子旁边互相啄翎毛。温呼呼、暖和和的风，吹动百花百草；松柏针、杨榆叶，在低声细语。王凤儿也低眉慢语问：

“巴特尔，一年多了，你知道我的姓名吗？”

“不知道，我只看你像我死去的妹妹——我只记得有这么个亲人。你这会儿是我……”他想说独一无二的亲人，这句汉语他不会讲，只憋出一句：“一个人的亲人。”

“我姓王，妈妈叫我凤儿，你也叫我凤儿吧。巴特尔，是你救了

我，可咱俩都活不长远了，今生的仇难报了！王爷、大粮户，子孙满堂，咱们也得有个后代，留下个报仇雪恨的根芽儿。苦命的巴特尔，收我这苦命的女儿家当你的媳妇吧……”

从此，他俩在艰难的人生路上，把苦难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儿子的落草儿，不仅没有使他俩感到从身上分出骨血，相反，它倍添了挣扎活下去的骨气与血性！他们以为，这降生在天房地炕的“大树林子”儿子，再不是奴隶，将来能争个“人”的地位。幻想有朝一日出山见青天：草木年年能再发，受苦人只要有个根芽儿，总有出头之日吧！王爷、大粮户的江山，铁桶一般吗？他们是天生的“种”吗？！

到了一九三一年，召莫多四岁的时候，山外变了天：各地的抗日义勇军，还有混进来的杂牌队伍，像尖潮水般往大兴安岭、大呼伦贝尔岭退过来。一股又一股不知道什么牌号的队伍，钻进呼伦贝尔岭南尖，他们的营盘又一天天往岭中腰、岭北尖移动。这景况拖了一冬春。到夏季，日军和降队儿发动了封山、围剿、讨伐的大举动。

在日伪军大举出动的前半个月，有几批少数掖着枪的便衣，从岭中腰深入到岭北尖来，他们是各路部队的探子，来探路的。他们当中的一批，发现了巴特尔。他们被巴特尔的木棒打兽、飞石落鸟、穿林攀树的神奇身法，惊得拍手打掌。探子们叫住了巴特尔。在巴特尔怒气、怀疑的目光中，说明：山外变了天。日本鬼子霸占了东三省，张少帅溜了。他们打听去喀穆尔山的道路。

巴特尔不知道怎么走，奴隶们从不知道牧场外稍远的天地。但是他问：“王爷呢？”

人家不知道他问哪个王爷。他又问：“黑马军呢？”

这个知道。人家回答：“黑马军都投降了日本鬼子。几天前跟我们开了一仗，我们打死了十多个黑马军的人。”

这很能说明问题，巴特尔心中打开了两扇门！立刻，他血冲头顶，两眼冒火——报仇雪恨的怒火呵！烧烫着周身。

这一天，巴特尔没打猎，却怀着大丰收的喜悦，跑回地窝子。

他告诉凤儿，是怎样遇到那敢杀黑马军的好官兵。他要跟上这支好官兵去报深仇雪恨！人家满口答应。说：“等大部队转到这儿，这事好办。”心里和嘴上都不会绕弯儿的巴特尔犯愁说：“只愁你和儿子。”

妻子笑了，是真正的笑，开心的笑，自从他俩相识以来，他见她第一次这般模样的笑。王凤儿喜眉喜眼地忙说：“傻人呀，再苦，还能比眼下苦吗？我娘俩跟上，咱们死活在一起！”

是的，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苦的生活吗？

然而没等那“大部队转到这儿”，日伪军进山了。打前阵的是警备军，压后阵的是日本鬼子兵。一来，这次搜剿严密；二来，巴特尔盼望那“大部队”来，没有拼命躲藏，于是全家被抓。

警备军一眼就发现了巴特尔肩上的火印，他们懂这一套。那时，日伪统治者们的魔爪，刚刚伸到北大荒，都在拉拢地头蛇王爷们。于是，巴特尔全家三口，被当作见面礼，押送黑风山王府。

按照王府十五代不可动摇的铁律，像巴特尔这样的逃亡奴隶，定是毫不迟疑——先施毒刑，后处死。但是，有两个关节，不能不使府内总管为王爷“分心”：一、巴特尔是驯“生格子马”的好手能将，最近“皇军”催军马到了催命的程度。只有巴特尔的铁臂和绝技，才能揭去这催命符。二、王凤儿竟敢仰脸对大总管说：“巴特尔一死，我也死——反正我已经死过一遭了！孩子也跟我去。”看来她是铁了心了，砍脑袋也不在乎。可这个女人骨架也很粗大，留着，等于又捡个奴隶。小崽子五岁了，眼看就能放羊……如此这般，将以上利弊，禀报了王爷。

王爷对府内总管为自己的“分心”，颇为欣赏。于是哼呵哈地吩咐道：“嗯……巴特尔……抽一百鞭子。嗯……全家封做戴罪奴隶。女奴嗯……和小嘎都撵到冬季牧场上去，终身侍候！”

巴特尔活过来了，因为总管要留着他驯马，那一百鞭子并没有往死里打。一个月后，他挺着一身旧伤疤上的新鞭疮，怀着满腔的

新仇与旧恨，又跨上骏马，操起长长的套马杆子。第一天，“戴罪奴隶”就撕下了套马杆子头上有“经”字的白布条，用这个无声的行动宣布：他永远不求神佛“饶恕”他的“罪行”！他忍辱活着，强打精神驯马，为的是那“报仇雪恨的根芽儿”——召莫多呵，快点长大吧！

从五岁就被“封”成“戴罪奴隶”的召莫多，跟着妈妈早已被押到冬季牧场。妈被分配给牧场管事的管家和奴隶们做饭。妈每天顶着星月下炕（她们没有蒙古包，还是按汉人习惯搭个地窝子，垒了一铺巴掌大的火炕），于是一天的奴隶劳动开始：挤牛奶，挤马奶，做奶豆腐，做马奶酒，烙干饼子，煮土豆子粥……驴拉磨一般，天天一个模样。下午三点左右，天煞黑，奴隶们回来吃粥，管家坐下饮酒。双方饭罢，她也洗过粥锅、酒具，再安排好明天管家的吃喝，奴隶们的猪狗食。等她把光屁股横躺在小炕上的儿子归拢到一边上炕的时候，鸡已叫过头遍，夏日夜短，不消两三个时辰，她又得下炕干活。

每当召莫多上炕睡觉，看到妈在大伙房忙活；天亮睁眼儿醒来，妈还在大伙房忙活。整整一夏天，小心眼儿里憋闷个大疑问，咋想都掰解不开，因此有一次他问：“妈，你是天生不爱睡觉咋的？我可爱睡！”妈说：“我没工夫……”他歪着小脑袋想了想，说：“我有工夫，我把工夫给你一点吧。我愿意睡觉，可我心疼妈……”

妈的眼泪，一滴滴落在孩子的小脑瓜顶上。妈说：“狗剩儿！工夫是分不了人的。孩子，你的工夫长哩！妈爸没有多少日月活了，只等你长大……狗剩儿，你快快长大吧……”

转过年的初冬，巴特尔又跟着王爷的马群来到冬季牧场。他还是那样白发苍苍。吃喝虽说比在老林里强些，可他心底的愁肠又对谁能吐一句！这次来，比上年他胸前多了个酒囊，他已经开始喝酒。“戴罪奴隶”是不准在明面上喝酒的，可他是“马头”，管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因为“红缨帽子”们发现：这个恨天怨地的“戴罪奴隶”，几口酒下肚，火气暴烈吓人！任何一匹野得出奇的“生格子马”，他一伸手，一上身，通体是汗，四蹄

打颤，从此再见到主子们，凭骑任打，野性全无。

巴特尔这次骑回来一匹“小龙驹”。为了驯这匹马，对于像巴特尔这样的能手，都使出了全身本领。但是管家对这匹龙驹，却不中意。原因是：它长了一双黑眼窝，是“泪眼”，它“妨主”。

管家不收“泪眼”，巴特尔不听邪，把它留当头马。只有像巴特尔这样的奴隶，才深知这匹小龙驹的可贵：它是金子、是钢、是奴隶梦想的翅膀！它的骨骼，比任何寺庙墙壁上面的马还标致：那凤头，狮腰，龙肚，鹿腿，再配上劈竹削笋般的两耳、铜浇铁铸似的元宝蹄，跑起来风入四蹄，响箭难追！

巴特尔像视察召莫多那样细心地注视着小龙驹。它和风雪饥寒中活下来的儿子一样：从来不胖，也瘦不下来，四胯布满了水仙花根般的瓣瓣腱子肉。三岁了，从不暴饮易食，腰身肚腹，修长坚硬，真像脱了鳞甲的龙身。它能忍饥饿，耐寒暑。特别是那双眼，像晴空上挂的两颗黑珠珠，像白哈达上衬着两粒黑绒线球儿。它能一眼抓住几丈开外的兔子耳尖，判断兔子面向何方。疾驰中，它能分辨出茂草里的兽穴鸟窝。一人半高的土墙，它一跃而过。两人脚顶脚躺着那么宽的沟坎，它能在慢跑中窜过去。它虽不是神话里讲的千里驹，但是巴特尔知道，骑上它一天跑上三四百里，人、马还可从容饮食、休息，第三天的持续速度也绝不会减。

每当巴特尔看到、想到小龙驹，就把它和儿子联系起来，使他血涌心跳！“小龙驹呀你和召莫多是一对儿，你们能为奴隶们报仇雪恨吗？！”

骏马良驹——蒙古人的翅膀，所有蒙族人都爱。蒙古人的爱马，那感情之深厚、沉淳、狂热、迷恋劲儿，令人赞叹！对他们来说，马，是无言兄弟，是手足，是第二生命。“富无良妻，贫无良驹”。在旧社会的草原上，这是穷人与富人慨叹终生的憾事！“酒，朋友，三日不见千里走。”这是当时蒙族贫穷男儿神往的“三宝”，只不过每人赋予它的意思各有不同，巴特尔比别人想得要多些。

酒，巴特尔有了，他是被大痛大恨逼得挎起酒囊的。因为只